

家和日子旺

人民藝術叢刊
9

小說
俞 林 著



7.63
0-6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

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

1949

人民藝術叢刊

家和日子旺

俞 林 著



3 0538 6087 4

目 錄

一	跟反動派鬥到底.....	1
二	借糧.....	33
三	家和日子旺.....	45

跟反動派鬥到底

一 一輛驢車

宋營的張老餘趕集回來，碰上了一輛從石家莊趕來的驢車，車裏躺着一個病人，車前頭坐着一個年輕婦女。他上前一拉話，才知道病人是本村的吳老黑，在外邊混了五六年沒回家了。女的是他在外邊尋的媳婦，名叫郎三巧。因是一村人，便請他上了車。

他坐在郎三巧身邊，立刻聞到一股子香粉味，女人兩眼冲他滴溜溜的一轉，嬌聲細氣的問道：「喲，老餘叔，宋營是人家八路的地方，許俺們這樣的回去不？」躺着的吳老黑也掙扎着說：「外邊實在混不住生活，又病了大半年，說什麼也得回家了。」

張老餘四處看看沒人，便安撫他們說：「回來好，八路軍寬大，抓住他娘的還鄉團還沒事，你們這有啥？從敵區往回跑的人可多了，」郎三巧聽了滿臉堆起笑來，說：「這可好了，真是天無絕人之路。」

過了一會，吳老黑翻了個身，沒力氣的問道：「眼時咱村什麼樣？誰主事？」

張老餘輕聲說：「一句話說不完，等到了咱們的地界再說。」

原來這宋營正處在邊界上，他們現在還沒出敵區。抗戰時間，村裏本有解放區的工作，實行過合理負擔；後來日本人在這裏按了據點，叫村裏的大地主吳全堂組織了一把子「皇協軍」，把抗日的工作弄垮了台；等日本投降，國民黨第三軍一到石家莊，就把吳全堂的漢奸隊收編成「國軍」，吳全堂當了宋營的聯保主任，直到八路軍正太戰役，解放了宋營，吳全堂才跑回石家莊去。

車離宋營不遠了，張老餘打起精神說道：「到了咱們的地界，這回說啥也不碍事了：老黑，我先問你：都說吳全堂現時

當了還鄉團長，你們在石家莊聽說沒有？實情不實情？」

郎三巧緊接口說：「俺們一個做小買賣的，那知道這個。」

張老餘便不多問，講起村裏的情形：「現時村裏主事的是村長，郭三元。」吳老黑抬起頭問：

「哪個郭三元？」

張老餘說：「有幾個郭三元？就是給吳全堂扛過活的三元。嘛！我們前街的。」

吳老黑不由得問：「喲，是他？」

張老餘見他吃驚，便解說道：「甭看三元是扛活的出身，可真有本事，村裏就靠他支撐。」

「他怎麼當了村長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日本鬼子在的工夫，他就偷着幹這個！」張老餘說時，用手比劃個「八」字，又往下說：「說起來他是個老八路了。人是真牢棒（好的意思）——咱村還有一個頂事的，是你們後街的——」

吳老黑緊問：「誰？」

「——康米貴。他這幾年淨跑小買賣——他是個新八路，是今年春天解放了以後，清算吳全堂的財產，他才幹上的，說起來他家裏也是百麼沒有，光靠跑趙小買賣吃飯，一「提倡」清算惡霸，他怎會不上勁？人們看他認個字，會辦事，就推他到村公所裏當了個民政委員——對了，你們到村還得上他那裏

登個記。」

郎三巧趁勢問道：「喲，虧得你告訴了還得去登記？俺們可不知道咱八路的規矩，這主事的人們辦事脾氣怎麼樣呀？」張老餘說：「提起脾氣來，二人不同：三元倒是老八路，有個說一不二的勁，不講究情面；這康米貴就不是了，好說話，願面子，不那麼死巴。」

車這時靠近宋營村頭了，繞過一行柳樹林子，正看到村頭上高高的一個堡壘。郎三巧吃驚的問：「那高高的是什麼？」張老餘說：「崗樓子，原是日本人修的，咱村的民兵又添上了一層——咱村的民兵可頂事了，麥熟的工夫跟還鄉團打了兩仗，狗日的們再不敢來了。」

張老餘說下了車。騾車一直趕進村口。這時圍牆後面突然閃出兩個提槍的民兵，喊道：「站住，檢查！」吳老黑在車裏輕輕的哼了起來，郎三巧下了車，一邊拍打着身上的土，一邊向民兵說清楚自己的來歷。

民兵是兩個年輕的小伙子，不記得村裏有過吳老黑這個人，又因他們是從敵區來的，那肯放進村去，經過好說歹說，民兵才決定派一個人到村公所去請示。不多一會，去請示的民兵跑回來說：「村長不在，康米貴來啦！」

果然康米貴三腳併兩步的趕了來。郎三巧聽說是康米貴，不等他走到跟前，緊趕上去行個禮，說：「喲，可見了咱村裏那主事人了，到了家門口了，人們不放我們進村，車上是老

黑，病的快死了，外邊顧不住生活，回到咱們鄉親堆裏，跟大夥要口飯吃。」

康米貴把郎三巧仔細一端詳：只見她穿的紅褂子綠褲，紅洋襪子，淺口鞋，梳着「飛機頭」，搽着一臉粉，兩隻眼滴溜溜的亂轉，斷定她不是個正派女人，他到車前一看，認出車上躺着的果然是吳老黑。

吳老黑睜睜眼，沒勁的說：「米貴兄弟，我回來了！」接着哼哼起來。康米貴詢問明白，便叫把車趕進村裏去。

吳老黑家裏沒有人，他的房子由本家一個叔叔看管。等車趕到那裏，村裏已經哄嚷動了。很多人都來看老黑媳婦，見她穿的花麗胡梢的，就堵着嘴笑。吳老黑的叔叔叫車夫搭把手，把病人抬起屋裏去；郎三巧一個人往屋裏一趟一趟的搬包袱和零碎東西。看熱鬧的沒一個上前幫忙，直等她給了腳錢，打發車夫走了，人們才漸漸散去。

吳老黑等人走後，翻身從裏面掏出用布纏的緊緊的一件硬東西，機警的對郎三巧說：「快藏起來！」郎三巧伸手接過去，彎身放到炕洞裏，剛用灰埋住，聽到外邊有人說：「村長來了！」郎三巧向丈夫一擺手，就出門迎接。

這時郭三元已經帶着一個民兵走進來，一進門就說：「老黑哥回來啦？」然後到炕邊問問病況，對他說：「回來好，外邊沒混頭。」轉身對郎三巧說：「我來檢查檢查你帶來的東西，你別噁着，公事公辦，」郎三巧緊迎合着說：「檢查吧，

上邊的公事，這可沒說的——這是我帶來的東西，我給你們打開。」

村長檢查過後，又問吳老黑有什麼困難：「有難處就說話，」郎三巧帶笑的說：「有難處就找村長去！」郭三元說：「能辦的一定給辦。」臨走又對郎三巧說：「過一會到村公所找康米貴登個記，把你們的身份證帶去。」郎三巧滿口答應着：「拾掇好了就去。」村長和民兵便告辭走了。

二 吳老黑

吳老黑回家以後，引起全村人的議論。有說國民黨地方沒法過的，也有說往後短不了有人往解放區跑的，說來說去，總是扯到郎三巧身上去，都看着她不正派。

郎三巧到村沒三天，前街後街都串到了，上年紀的，年輕的，她都趕着說話。康米貴家守着不遠，一連找了他三四趟！頭一回去借桶；二回求他去抓藥；三回又來送禮：她是悄悄的蹣進來的，先沖康米貴媚笑一下，然後從衣裳底下掏出一個包袱往炕上一放，隨手解開，說：「米貴兄弟，你別見外，這是你哥用不了的東西，襪子、汗衫、手巾、香胰子……你孤伶伶的一個人，連個給你補補縫縫的人也沒有，你留下用吧。我們回來多虧你照顧的週到，我和你哥真是知情不盡！」

康米貴一見這些東西，臉上一陣紅，緊說：「快拿回去

吧，我用不着這個。」郎三巧聽也不聽，把東西擺到炕上，說：「你不要是嫌不好，怎麼說用不着？等娶個媳婦看你用着用不着！」說了噗哧一笑，康米貴便不再推辭，把東西留下了。

晚上，郭三元查完了崗，回到村公所和康米貴扯起吳老黑的事，郭三元說：「你有空得仔細盤問他一下，咱村住石門（石家莊）的也不少，沒聽人說過他做過買賣，看他尋的那個老婆就不像個買賣人！」提起吳老黑的老婆，康米貴不由臉上一熱，好像自己辦了什麼虧心事，勉強鎮靜的說：「身份證上寫的是小商人。」郭三元說：「身份證還不是國民黨的玩意？那能光憑信它？咱村緊靠敵區，可得多點心眼。」康米貴再沒說什麼。

快到大秋的時候，吳老黑的病見好了，每天拄着拐杖到街上走動。一天，郭三元和康米貴都在村公所，吳老黑拄着拐杖走進來。

康米貴忙起身客氣的說：「你這回可真見好了，快坐下。」吳老黑扶着牆，慢慢的坐在椅子裏，翻着眼瞅郭三元，沒力氣的說：「我來正式登個記。」

郭三元說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正說跟你拉扯拉扯閒話。」康米貴也說：「咱們弟兄們五六年不在一塊了，應該到一塊扯

扯，就是怕你身子軟。」郭三元問道：「這兩年做的買賣可好？」

吳老黑擺擺手，愁眉不展的說：「唉，別提啦，國民黨治的人好苦哇，自從石門叫咱們八路軍包圍住，火車也不通，買賣真沒法做，國民黨要的捐項數不過來，三六九的抓你挖溝啦，修工事啦，整天家收拾的你沒法做買賣。我這病——」說到病，他住了嘴喘喘氣，然後接着講：「我這病就是挖溝累出來的，半年啦，光盼着咱們八路軍打開石門，我非跟狗日的們算算賬不行。」

康米貴說：「老黑哥。你好好的養的身子結實了，等着吧，不出今年，一定拿下石門來，」吳老黑兩眼有了神，緊接着說：「咱們八路軍是神兵，拿下石門來不費事。打正定城十來分鐘就上了城牆，石門的老百姓都知道……」康米貴說：「打滄州更打的漂亮，那比正定還難打，城外滿是水……」

郭三元見他們把話扯遠了，便插了嘴：「老黑哥你在外邊呆了五六年，還混過啥好差使呀？」

吳老黑機警的偷看郭三元一眼，然後嘿嘿的笑兩聲，說：「我一個做小買賣的，還混過什麼好差使？這二年連個門面都支撐不起了，淨擺布攤。」郭三元又問道：「咱村吳洪記，張洛英都擺布攤，你們常見面吧？」

吳老黑含糊的說：「常碰見他們——唉，這半年我病了，沒擺攤子——買賣沒法做，還是種地牢靠。今年的大秋可不錯

呀！」說着拄着拐杖站起來，抱歉的說：「我光顧坐着了，連吃藥都忘了，有空再來，該吃藥了。」說了向兩人點點頭，便拄着拐杖歪歪扭扭的走了。

等他走遠，郭三元一皺眉頭說：「我看他不對頭，怎麼剛問上他兩句話，就忙着走了呢？」康米貴說：「人都說你鉄面無情，這話真不假，你什麼人也不信實哪行？」

郭三元反駁說：「他是個什麼人我信他？人家檢着好聽的跟你一說，你就信？」康米貴不服氣：「你真把我看扁了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也真不了，光不信也辦不了事呀！」

三 康米貴的苦悶

高粱快熟了，郭三元接到區裏的指示，敵人可能出來搶糧，民兵要加緊崗哨，修理工事。郭三元整天家忙的不行，也沒有再督促康米貴去查問吳老黑的根底。

人們正安排收秋，偏偏連着下了兩天雨，雨一止住，郎三巧就來找康米貴。她今天打扮的特別花梢，嘴唇上搽了胭脂，頭上使了油，一邁進門坎就喊：「喲，米貴兄弟，我又求你來了！」說着瞟康米貴一眼，又說：「你老黑哥借了輛車，上他姑家去借吃的去了，下雨下的我那房頂漏的不行，外邊雨不下房裏還下，求你給我參個忙，抹抹房頂吧。」

康米貴看着她那種妖冶勁，發了楞；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

說：「大秋上，雨一住人都下了地叫我派誰去？」郎三巧用手攏攏頭髮，無緣無故笑了笑，說：「喲，別人我可不敢驚動，你去我心裏才樂意！」

康米貴推托不過，便拿了鉄鍬、拖泥板、摸板、泥兜子，到吳老黑家去參忙。他一個人挑水合泥，忙活了一整天才抹好。

活完了，下了房，郎三巧把他讓到屋裏去，端上一盆淨水，叫他洗個乾淨；再放上炕桌，請他坐到炕頭上，然後把預備好的酒肉擺好。郎三巧滿面春風，給康米貴斟了滿滿的一杯，勸他一口喝下，一連勸了三杯，又給他往碗裏夾菜，工夫不大，把個康米貴灌的醉呼呼的了。他酒一喝多了，就攏不住自個，心裏止不住動盪起來，忘了是坐在什麼地方；見郎三巧端上燈來，才明白天已黑了。

郎三巧放下燈，又給他斟酒，親手遞到他唇邊。他緊用手去接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兩人的手握到一塊了。康米貴立刻臉上一發脹，借着酒勁，把郎三巧往懷裏一拉；女人趁勢一口把燈吹滅，倒在康米貴懷裏。

兩人剛睡下，屋門輕輕的開了。康米貴連聽都沒聽見。忽然一道閃光，正照着他的臉，驚的他出了一身冷汗，酒勁下去了一半。郎三巧一翻身從炕上滾下去。

康米貴慌的伸手去拿衣裳，只聽是吳老黑低聲威嚇他說：「你敢動！要命不！」手電筒光裏露出一支手槍，正對着他。

手立刻縮了回來，混身都吓軟了。

這時郎三巧已經穿上了褂子，點了燈，吳老黑端着槍，帶着譏笑的神氣說：「姓康的，你好大胆呀！」

康米貴的酒勁還沒退完，以爲單是叫人捉了姦，又羞又悔，只想快快脫身，不由央求起來：「老黑哥，我的錯，饒了我吧！」吳老黑輕笑兩聲，說：「嘿，饒了你？實話對你說：姓吳的有事借用你，答應了放你出去，不答應，我這傢伙不認人！」說着把手槍在他頭上比試一下。這一來康米貴才明白事鬧大了，酒勁吓的沒有了，身子凉了半截，爬在枕頭上，說不出話來。

吳老黑又逼着問：「姓康的，答應不？」康米貴怕他嚷，沒勁的說：「你說啥事吧，我能答應就答應，」吳老黑口氣變平和了，說：「求你的事倒不難，也礙不着你辦工作。實話對你說：我是吳全堂派來的，西邊的軍隊（指國民黨的軍隊）就要來咱村按據點，搶秋糧。八路軍都開到保定以北去打仗，光丟下你們土八路還擋的住？你要幫我把手，到那工夫我給你保險！」

康米貴聽到這裏，心想果然郭三元的話對。可是事到如今，如何是好？只聽吳老黑又說：「求你的事不難：我往後時來時去，你給我開個出門證。我短不了來個熟人，你查戶口的工夫包含一下，只不叫郭三元知道。就求你這件事，用不着做難，照樣去辦你的公就是了！你要辦好這件事，等吳全堂回

來，你分的房子、地，還歸你。」口氣變的更加平和：「米貴，就在你一句話，你思摸思摸行不行？」

康米貴的腦袋脹的有個斗大，不答應不行，答應了又怎麼辦？吳老黑又逼着問，不容他細想，他遲疑了一會子，怯怯的說：「那就這樣辦吧！」

吳老黑順手遞給他一張紙條，說：「得立個字據！」說了又給他隻筆，楞逼着他在枕頭上寫好，按了手印，吳老黑把字據收好，才給了他衣裳，叫他穿起來。臨放他走，吳老黑又舉起槍來警告他：「要是給我走了風聲，我這傢伙可沒長眼！」

康米貴回到家，又羞又怕，又悔氣，躺在炕上大哭了一頓。想起郭三元的話，真慚愧死。猛一下爬起來想找郭三元去「坦白」了，又一想這不鬧的兩頭不落好人？郭三元這人鉄面無情，一定從此不信任自己，如果西邊的眞過來，豈不是走上了絕路？想到這裏嘆口氣又躺了下去。心裏有病，那躺的住？一拍大腿說：「還是找郭三元去！」坐起來一思摸，吳老黑心眼多毒辣，他殺人害命，全都幹的出來。這樣一想，腦袋一脹，唉了一聲又躺了下去，這樣折騰了一宿，第二天沒起炕。

吃早飯的工夫，郎三巧來看他，給他送東西吃，又給他灌了一陣子米湯。康米貴下定了主意，不去找郭三元「坦白」去了。

四 襲 擊

人們已經動手收秋。郭三元更加緊了崗哨，夜裏和民兵一塊巡邏。這些天他聽到羣衆不少反映說，康米貴和吳老黑在後街上來往很勤，郎三巧常上康家去；吳老黑家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。後街是宋營的落後區，一半是姓吳的，和吳全堂是本家，因此後街來反映事情的不多。郭三元便加緊了對後街的巡邏。這天傍黑的工夫，他到村公所去找康米貴，把羣衆的反映告訴他，康米貴不肯承認，還報怨了羣衆一頓，兩人鬧了個不歡而散。

康米貴雖說嘴裏不承認，心裏倒是挺難受，一路叨念着心事回到家。這時天已經黑了，一進門，門後閃出一個黑影，吓了他一跳，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吳老黑，心裏頭更加煩惱，但又沒法推脫開。

吳老黑湊到他耳邊說：「你屋裏有人你別進去。你嫂子不在家，你上我家裏睡去吧！我今個跟他們在你這裏過夜——」隨後又警告他說：「這兩天郭三元巡邏的可真緊，專上咱後街來，小心點！」

康米貴腦袋嗡的一下子，像叫人打了一棍子一樣；覺着舌頭短了半截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吳老黑像他的上司一樣；命令完了就叫他出門，到門口，

又低聲說：「你可小心！就是一兩天以內的事！」說了一下把門關住。

康米貴被關在自家門外，半天邁不動步，饒了會子才勉強摸到吳老黑家，生怕有人看見，悄悄的蹣進去，也不敢點燈，合着衣裳躺在炕上，那裏睡得着？翻來覆去的思想吳老黑那句話：「一兩天以內的事！」他越想越怕。原來吳老黑無心中說過他的陰謀：他知道民兵打仗最後的依靠是村頭上的堡壘，堡壘下邊有地道，如果堡壘被敵人大兵包圍，一時不能解圍，民兵就可以從地道裏撤走。因此吳老黑計劃截堵地道口，斷了民兵的退路，然後把他們都燒死在堡壘裏面。地道口本是很祕密的，康米貴想起來真恨死自己，他已把這個祕密告訴給吳老黑。這樣說來，果真把郭三元他們燒死，自己豈不是兇手？

他躺在炕上像背上扎着格針一樣。一聽到街上有民兵喊：「站住！那個？」頭髮就往上炸。又担心民兵發現了吳老黑那些人，自己豈不受到連累？翻滾了半宿，想出了一個主意：既使郭三元和民兵免去燒身之難，又不連累上自己。主意一定，就悄悄的蹣出去，到民兵隊找郭三元。

郭三元剛和民兵隊長張羣查哨回來，見康米貴黑更半夜的來了，吃驚的問道：「有啥事？」康米貴拉他到外邊，氣短的說：「我報告一個緊事。」只說了這一句，下邊接不下去了。

郭三元急問：「啥事？你這樣慌張？」

康米貴結巴結巴的說：「吳，吳，吳全堂要來打咱村；吳

老黑是個探子！」

郭三元一把抓住康米貴的胳膊，緊問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康米貴突然帶了哭聲，說：「三元哥，我幹了件見不得人的事！白天我還跟你認賬。我是跟郎三巧不清楚，是她把這話告訴我的。」

郭三元把康米貴的胳膊一鬆說：「別的以後再說，先去抓吳老黑去！」康米貴見郭三元扭身要走，忙抓着他肩膀爲難的說：

「三元哥，地道口叫吳老黑探出來了，他打算堵上洞口，連你們燒死！」

郭三元吃驚的問：「他怎麼知道的？」康米貴沒力氣的說：「誰知道呢？」

郭三元並沒懷疑康米貴有問題，以爲他只是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。便帶了張羣和幾個民兵，急奔吳老黑家裏去，張羣在房子四周圍佈置好，郭三元便去叫門，上前一看，門虛掩着，推門進去，聽不到絲毫動靜，到屋裏去搜索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

這時東邊發了亮，他們只好回去。剛到街上，聽到村西邊哨上連打了兩槍，郭三元馬上派張羣回民兵隊部帶人，自己帶着手頭的民兵跑步往村西趕，等跑到村頭工事，放哨的已經撤下來，報告前面發現敵人。

工夫不大，張羣帶着隊部的民兵也趕來了，都進入了工事。郭三元派人到郝營去送信，求他們接應。

這時微光裏看到高粱地裏的敵人接近了，郭三元下命令：「不到跟前，不打！」敵人一接近村沿都臥倒了，只聽有人大聲喊：「宋營的民兵，交槍吧！」「郭三元有種，比試比試！」

郭三元回罵道：「比試就比試，着傢伙！」順手投出一個頭號手榴彈，轟一聲，在高粱地邊上響了。對面「拍拍」打了兩槍，接着機槍響了。敵人在機槍掩護下，向村沿衝過來。郭三元叫大夥拉出手榴彈弦，等着。

等敵人衝到工事處不遠的地方，郭三元喊了一聲：「打！」所有的手榴彈一齊投了過去，「轟！轟！轟！」炸起了一片烟土，敵人丟下了幾個傷號、死屍，跑回高粱地去。

工夫不大，敵人又二次衝鋒。出民兵們的意料之外，村裏也起了槍聲，郭三元斷定是吳老黑搞的鬼。這一來情況緊張了。按形勢應該撤進堡壘，可是郭三元知道，地道口叫人知道了，進堡壘是死路一條；他鼓動大夥打退了敵人的二次衝鋒，村裏的槍打得更緊起來，聽來並不單是一個吳老黑。

郭三元根據康米貴的情報判斷，敵人是逼他們進堡壘。他看村外的敵人足有一個連，村裏還不清楚有多少人，在這裏絕對抵擋不住，便決定向郝營方面撤退。

敵人見他們撤退，以為他們要鑽堡壘，沒有打槍；等他們

已撤到村外，往郝營的道上退了下去，才明白了他們的意圖，便用一個排的兵力追擊。這時郝營的民兵趕來了，連打了幾陣排子槍，頂住了追擊的敵人，掩護宋營的民兵撤退出來。

郭三元在郝營休息了一會，沒吃早飯便帶着民兵去區政府報告去了。

五 倒 算

吳全堂騎着大洋馬，帶着還鄉團進了村，立刻下令把大小村口堵住，搜查「八路」。這一下把全村折騰翻了，到處人哭馬叫，雞飛狗跳。

張老餘一家子正吃早起飯，進來了兩個還鄉隊，一進門就喊：「出來，出來！搜八路！」吓的孩子們一扔飯盃就哭起來，婦女們慌的提着孩子就往裏間屋裏躲。張老餘緊出來支應。

頭一個人學着日本腔問：「八路的有？」張老餘認出他就是在本村住過的「皇協軍」，便緊上前說：「俺家可沒有。」後邊那個戴着個黑眼鏡，上前把他往旁邊一推，喝道：「少費話！」兩人就進屋去了，一直撲到櫃跟前，二話不說，就用刺刀剗櫃蓋。

張老餘心疼櫃蓋，緊湊上前說：「老總，有鑰匙；裏邊沒藏着八路！」戴黑眼鏡的喝道：「誰要鑰匙！」另一個上前當胸給他一拳，又踢他一脚，趕他出去。兩人劈拍兩下子把櫃蓋

剝開，扔下槍，拚命的往外掏包袱，檢着好的往身上掖。

張老餘急的在院子裏打磨磨，沒主意。這時門外突然闖進一個人來，吓了他一跳，抬頭一看，却是吳老黑。吳老黑像熟朋友一樣，上前拉住他說：「走走，十字街開會去！」張老餘只向他擺擺手，指指屋裏。吳老黑一聽，屋裏箱櫃東西亂響，便跑進去把兩個搶東西的趕走。張老餘這時才明白吳老黑原是他們一夥的，便不敢說什麼。

吳老黑拉他去開會，他不敢說不去，像上殺場似的跟在他屁股後邊走。吳老黑回頭對他說：「團長有話，村裏找兩個保長，後街叫康米貴當，前街是你！」

這一下把個張老餘吓的發了昏，結巴的說：「我，我，那那行？」吳老黑說：「前街不比後街，這邊淨是通八路的。我看就你是個好人，你日子也富裕點，你不當保長還有誰？」

趕到十字街，只見那裏坐着一大羣人，男人有頭上被打破的，女人有懷裏被撕開的，都低着頭不吭聲，心裏都憋着怒火。

張老餘想扎到人堆裏，吳老黑一把把他拉到廟台上去。他兩腿哆嗦着走了兩步，見康米貴兩手抱着頭蹲在一邊，也就緊跟到他後面；定定神，側臉一看，只見吳全堂像個肥豬似的坐在桌後邊的圈手椅子裏，眯着兩隻細縫眼，不住勁的冲台下婦女羣裏瞅。

吳老黑這時站在台上講話了：「團長的命令：張老餘當前

街的保長，後街是康米貴。」說着喊起他兩個來，指給人們看，台下沒有一個人抬頭。

「康米貴明幹八路，暗幹還鄉團，是咱們團長的人，你們得聽他指使！」

康米貴想上前分辯，可是又一想自己分辯什麼？有什麼話可分辯？吳老黑這一手好厲害，叫他一輩子洗不清自己。他往台下一瞅，覺着全村的人都拿眼瞪他，他緊抱頭蹲了下去。

吳老黑往下說：「春天你們鬧清算，分了地，分了糧，分的好，今個叫你們怎麼吃的怎麼給吐出來。你們這把子賤骨頭，光看着人家的東西是好的，就想伸手去拿，也不怕燙着手！你們誰種的團長家的地，乖乖的把糧食給團長打回家裏來，送上門，少一顆也不行！分的牲口、大車、衣裳、傢俱，限今個送回，少一件也不饒你們！由兩個保長負責交齊！誰家也不許收秋，都去給團長收拾莊稼！……」

散會後，家家叫苦連天，暗地裏咬牙切齒。年輕的黑夜偷着跑出去找郭三元，婦女們也偷着往外逃，大白天街上就冷清清的沒什麼人。

康米貴在街上一走，大小人都躲着他。站在門口的，見他來了，一扭身就進門去了；迎面走來的，拐彎就往別處走。這一來他可發了慌，急忙找到吳老黑，帶笑的說：「老黑哥，這一下閃的我好苦。人們都跟我有了仇，交給我的事，我那辦的了？」

吳老黑頭一揚，說：「你找我，我能替你？分地的時候痛快，那有那麼多好事？團長叫我告訴你，你分的地，算租給你，對半劈糧！」說了一扭身就走開了。

這時候恰好郎三巧扭搭着過來了，老遠就冲康米貴打了個招呼：「保長大人，升了官就不認識俺們啦！」說了撇撇嘴，也扭身走開了。

康米貴落得左右沒依靠，前也來不的，後也去不的。這時街上一陣鑼響，打鑼的高喊：

「全村聽着：明天一家一個伙，到保長家集合，給團長收秋！」

噹！噹！鑼響的叫人心煩。康米貴眼前一發黑，一個筋斗跌倒了，腦門上碰了一個大青包。

六 郭三元偵察

還鄉團怕八路軍來襲擊，集中住在後街西頭，把西頭的房子佔了不少。康米貴是保長，房子是他號的，得罪了不少人。

人們給吳全堂收了糧還不算，等花戶的糧食收回家，還鄉隊又挨家挨戶的搶收了幾大囤糧食，準備往石家莊運。這一來人們恨透頂了，可是又不敢直接找尋還鄉團，便冲保長出氣。康米貴每天早起開門，門縫裏都有黑貼子：罵他「忘本」，還有人寫着：「早晚叫八路崩了你！」

他真怕起八路軍來，怕黑夜把他抓走。打日本的時候，區小隊常黑夜進來捉漢奸，康米貴知道那時是郭三元給「放線」；說不定自己也會當漢奸一樣被抓走！

夜裏睡不着實，像有一千斤的担子壓在身上；白天吃不下東西。熬了半個多月，眼窩塌了下去，體骨高了，嘴唇乾了一層皮，嗓子腫的嚥不下東西。

這天半夜，剛想打個盹，窗櫺上有人輕輕的拍了三下，他縮在被子裏大氣都不敢出，只聽有個怪熟的聲音輕輕的喊：「米貴，開門！」接着又拍窗櫺子，康米貴怕叫鄰居聽見，便小聲問道：「誰呀？」外邊說：「快開門，是我！」分明是郭三元。康米貴混身汗毛一炸，像猛丁子叫人澆了一身涼水。

郭三元在外邊緊催：「有要緊事，快點！」

康米貴像叫人掐住魂一樣，不敢不去開門，他爬下炕摸索到門邊，兩隻手哆嗦的半天摸不着門「插關」，好半響才開了門。郭三元等門一開，一閃身子就進來了。

康米貴的兩條腿不由的彎了下去，又羞又怕的說：「三元哥你拿槍打死我吧，我沒臉見你啦！」

郭三元板着臉，說：「米貴，我真瞎眼呀！」稍停一停又說：「區長好批評我，批評我癱瘓，批評的對！我不承想你幹出這種事來！」康米貴抽啼起來。郭三元按他肩膀一下說：「米貴，憑你辦的這事，就真欠崩了你！我回來就是看看你還有點人味沒有？」

康米貴哭着說：「崩了我也不虧！三元哥，我這苦處，唉！說你也不信，我真想扎的個地方死了！」

郭三元等康米貴鎮靜住，對他說：「有件正經事跟你商量，醜話說在前頭：這也算試探你一下，你辦好了，算是將功折罪；你要不辦，咱們算誰也不認誰，拿這個傢伙見面。」說着把隻頭把盒子端平起來。

康米貴緊說：「三元哥，叫我戴罪圖功，我死了也幹，你說吧。」

郭三元這才坐在炕上，叫康米貴也坐了，然後說道：「還鄉團這兩天收了咱村多少糧食？有沒有一百輛車？」康米貴說：「連吳全堂的差不多。」郭三元說：「這一百輛車糧食要是叫他們拉到石門，咱村人還不餓死？我和區裏商量好了，設法劫糧車，這件事用得着你，你要辦好這幾件大事——」如此這般的一講，「事情辦好，叫人到郝營送個信，我就住在那邊。」

康米貴只想洗白自己，不管有天大困難，也忙答應下來，兩人又商量了些細節，一切都安排定了。

郭三元起來安排回去，康米貴擔心他碰上哨兵，囑咐他說：「從張家過道出村吧！」郭三元笑道：「我比你還清楚，張家過道和西豁子有游動哨，我自有去路。」說着拉開門，走到院裏，還沒等康米貴看出是怎麼回事，他已經從林上爬到房頂，立刻就不見了。

七 劫糧亭

康米貴接受了郭三元的任務以後，心裏十分害怕，飯更吃不下去，生怕弄不成，白搭上性命；可是不走立功自贖的路，沒路可走，再往下當這個受氣的保長，叫全村罵，比什麼多受罪，又明擺着是條死路！

這一天，吳老黑傳下命令：派車往石家莊送糧。康米貴心裏砰砰的直跳，心想：「到時候了！」他勉強沉着氣問：「派多少輛？」吳老黑說：「前街二十輛，後街二十輛，連拉三天！」

康米貴按着郭三元的計劃對吳老黑建議：「我看前街派三十輛，後街十輛。不是我偏心眼，八路跟咱後街叫落後區，淨是團長本家，說這話，老黑哥，你別噏着我，你派到後街，人們不當回事，磨磨蹭蹭的，到時候就誤了大事！不如多派前街的，叫誰去，誰敢不去？」

吳老黑點點頭說：「也說的是。」就照這樣派了下去。

派好了車，康米貴便去前街找張老餘。張老餘真鬧的不像個樣子，眼急的通紅，嘴角都爛了，兩道眉緊皺着，一見康米貴，像見到親人似的，緊拉着訴苦：「米貴呀，可治苦我啦，我活了多半輩子了，那幹過這個——你跟老黑熟，給我說個

情，叫別人替了我吧！」

康米貴兩手顫顫，嘆口氣說：「老叔哇，我比你也強不了多少，你看我這個樣！」張老餘報怨自個背興：「怎麼走這種背運？都是老黑回來那天，我坐了他一段車坐出來的！」

兩人對訴過一陣苦後，康米貴問道：「前街的車派了沒有？」張老餘皺起眉頭，要哭的說：「正爲這事上愁呢！前街派了三十輛，這叫我派誰？」

康米貴聽聽外邊沒人走動，便輕聲對張老餘說：「你別作難，就如數去派，檢着好車好牲口派。你就說，三元有信，叫咱們出車，人們一定願意去。」

張老餘急問：「三元有信？」

康米貴一擺手，說：「你就派去好了，別的你不用問。」張老餘點頭會意，便出去派了車。

第二天車都套好了，全村人都被趕來裝車。男人們含着眼淚扛口袋，家裏女人們就放聲啼哭，像是家家死了人一樣。好半天才裝滿了車。

吳老黑穿了一身新衣裳，挎着個頭把盒子，大皮鞋咯登咯登的，從團部裏走出了。裝車的人都斜着眼瞪他。吳老黑一眼也不沖衆人看，揚着脖子問指揮裝車的康米貴：

「是你押車？」

康米貴裝得很勤快的說：「就是，我帶三個揹槍的一塊去，往西走沒事。」吳老黑點點頭：「好，好，我有公事到石

「門，一塊走！」

這一下可把康米貴吓住了，沒想到吳老黑跟車，但他馬上裝出笑臉說：「這可好，道上你多照顧。你帶幾個人？」吳老黑笑道：「一個也不帶，用不着。」

康米貴放了心，說聲：「就是，上車吧！」說了用一條白手巾包了頭，和吳老黑坐到頭車上去。

車出發了。這時候大秋剛過，平原上一望沒邊，只有棉花，山藥還在地裏。四十輛大車拉了里數地，太陽照的熱烘烘。三個帶槍的坐第二車，抱着槍打盹。車走的很慢，不少趕集的人在道旁跟着走。

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揹着個錢插子，走到頭車旁邊，見康米貴穿着白褂褂，便問道：「這是宋營的車？」康米貴答道：「拉糧的！」那人又扯句閒話，慢慢的落在後面趕集的人羣去了。

且說郭三元頭一天接到康米貴的信，當夜佈置好人；早起，他穿了身破衣裳，頭上頂個破草帽，揹了糞筐，筐裏載了盒子，慢慢繞到宋營村西十來里的大窪裏來。這裏四面離村莊遠，再往西十多里才有敵人據點。他便蹲在這裏撿起柴禾來。

等太陽轉到東南，望見東邊一陣塵土飛揚，是犍車過來了。他仍然蹲在地上撿柴禾，等犍車趕到里數地遠近，他才站起身來張望，一眼就看到康米貴的白褂褂，心裏不由歡喜。這是押車的人不多，可以動手的暗號。再看他頭上蒙着塊白手

巾，這是有還鄉團的「官長」，叫他小心的暗記。

不多時，車已趕到跟前，只聽康米貴喊：「車站一下，我解個手。」車剛一停住，他一竄跳下車去。郭三元已經看清是吳老黑押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颯的從筐底拉出槍來，一個箭步就撲了上去。

吳老黑好機警，見有人撲來，身子一翻滾下車去，趁滾的工夫，手槍頂上了子彈；一落地立刻爬起來，回手就是一槍，打了撒退就跑。子彈從郭三元身邊飛過，使他吃了一驚，身子往下一縮，立刻向前追趕，已經讓吳老黑跑了幾丈遠。

和這同時，拊錢插子的年輕小伙子一吆喝，趕集的人羣裏竄出五六個漢子，立刻用槍比試住三個帶槍的還鄉團，不容他們動一動，就把鎗繳過來。原來他們是區小隊扮的。

繳了三個還鄉團的槍後，兩個年輕的回身就去追吳老黑，吳老黑且跑且回手打槍。郭三元見捉不住他，只好還槍，連打兩槍，都沒打着，第三槍才把他撂倒，栽到地上動也沒動。

那個拊錢插子的年輕小伙子上前搬開死屍，把一把帶紅穗子的手槍拿了起來。郭三元也趕上前，從死人口袋裏檢查出信件公文，帶在自己身上，眼看他已經死停當了，便跑回大車跟前。

這時趕車的已經圍上來，這個喊「三元」，那個叫「村長」，歡喜的不行。七嘴八舌的說起來：「怪不得張老餘說，三元叫出車，我納悶是怎麼回事！」「這回淨派的好牲口好

車，咱前街的好「把式」（車夫）都來了！」後街的說：「俺後街來的也不賴，死頑固的車一輛也沒有。」

郭三元高興的對大夥講：「這裏不是久停之地，快從泥窪大道奔東北上趕，離咱解放區也不過十五里地，區小隊和咱村的民兵都在泥窪柳樹林子裏等着接應咱們呢！趕快點，一陣就到泥窪啦！」

趕車的都往自個車跟前跑，一陣吆喝，車轉了方向。大夥都上了車，趕車的坐在車轅前，大鞭一輪，在空中「刮，刮」山響，牲口四腿甩開了大跑起來，一陣塵土直奔東北去了。

八 活捉吳全堂

十月間，石家莊國民黨三軍軍長羅歷戎帶着一萬三千多人北援保北，在清風店被解放軍全部殲滅，解放軍乘勝向孤立的石家莊進攻。

宋營是敵人在石家莊東面最突出的據點，解放軍首先要掃除掉。郭三元的民兵配合了這個戰鬥。他們除了幫助主力偵察，當嚮導以外，就是設法活捉吳全堂。

康米貴自從劫掠車以後，就回到區裏，反省了自己的錯誤。區長允許他立功贖罪。他也參加了活捉吳全堂的計劃。他知道吳全堂不住團部，每夜回家睡覺，門口只有一個崗。

郭三元黑夜捉人是老手，提議夜裏下手。康米貴說：「摸

進他家容易，就是往外帶人難，除非就地打死他。」郭三元說：「區長叫捉活的，還要公審他，」想了想有了主意，一拍桌子說，「非這樣不行！跟主力一夜去，與他們開火，咱們摸進宅子，等捉住他，主力也要接上火了。咱們就趁亂勁從裏面打出來，那工夫誰敢攔咱們？」就這樣商量定了。

郭三元和解放軍取好了聯系，便叫張羣和一個能幹的民兵跟他幹事。康米貴央求道：「帶我去吧，我要立功贖罪。」郭三元怕他幹不了，康米貴再三央求，只好答應他去。

郭三元每回幹這種事，總帶把殺豬刀子，又和解放軍借了一個電筒。這天四個人吃得飽飽的，太陽偏了西，就往宋營出發，天黑不久，到了村邊。他們不走正路，踏過張家菜園子，鑽進井邊的小壤屋去，悄悄的等到夜靜。

郭三元派張羣到村裏去探路，等了好久他才回來。郭三元緊問：「怎麼樣？」張羣興奮的說：「狗日的們知道咱們軍隊快來，崗添了不少，街口都進不去，我從房頂上翻到我兄弟家，把什麼都打聽明白了：街上是不遠一個崗，要從我兄弟家門口出去，進張家過道，穿土地廟東邊的王家夥巷，一直奔吳全堂房後頭。這一路沒有崗。吳全堂門口也加了崗，至少是三個，房上倒沒有，咱們只能從房後邊進院。」

郭三元聽了說：「好，就動手！」隨後又遲疑的對康米貴道：「你留在村外好不？」康米貴緊問：「爲啥？」郭三元說：「你可沒幹過這搭子事，怕你到時候沉不住氣。」康米貴

央求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跟着你就沒事。」郭三元又囑咐他冷靜沉着，便帶他們出發了。

他們按着路線順利的到了吳全堂房後邊，緊貼住牆，聽聽四外沒有動靜，望望三星已過了午夜，正是動手的時候。

郭三元帶了一條繩子，蹬着張羣的肩膀，爬上了吳家的高牆，牆裏邊是一棵香椿樹，郭三元把繩子拴在樹上，後面三個人拉着繩子上了牆頭，又一個一個的順椿樹下到院裏。

這時更深入靜，院裏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張羣和民兵立刻去二門邊把守；郭三元和康米貴摸到吳全堂的屋門口。郭三元掏出刀來，輕輕把門撥開，叫康米貴把住門口，他慢慢推開門，走進外間屋去，隔着裏間的門帘去聽，只聽裏面有人打呼嚕很響。郭三元心想：「吳全堂，你的時辰到了！」把門帘一掀，走進裏屋。

郭三元在黑暗中呆久了，已經能分辨出東西的輪廓，他摸近炕邊，看准吳全堂的頸子，猛力一掐。吳全堂輕叫了一聲，胖豬一樣的滾起身子，頸子差點掙脫。郭三元死掐住不放，低聲威嚇他：「動就崩了你！」

這時炕裏邊又有個人坐起來，驚叫了一聲：「娘呀！」郭三元着了急，一手去腰裏掏槍，吳全堂趁勢一滾，掙脫了頸子。郭三元在暗中見他伸出白胳膊去枕頭邊摸槍，事情緊張了，又不能用槍打他，怕驚動了人，便用刀子往他胳膊上一扎，只聽吳全堂哎喲了一聲，胳膊不動了。

郭三元威嚇他說：「不許出聲！」又上前按住他的頭，問炕裏頭：「裏邊是誰？」只聽一個女人吓的上牙打下牙說：「我，俺沒事……」郭三元放了心，便叫康米貴進來。兩人把吳全堂綁起來，用破布堵了嘴。聽聽外面還沒有響動，郭三元才用電筒去照吳全堂，只見他陰吓的雪白，沒有半點血色。胳膊上只扎破個小口，他竟吓的怎麼樣了似的。

電筒再往炕裏一照，只見一個光身子的女人縮在炕頭裏。郭三元忙把電筒移開，意外的女人却叫了一聲：「米貴兄弟，是你？」炕下兩個人都一楞，女人又說：「是我。」不是別人，正是郎三巧。

郭三元罵道：「快穿上衣裳！」郎三巧不害臊的伸直兩腿，嬌聲細氣的說：「米貴兄弟，遞給我褲子，在椅子上。」康米貴又羞又氣，不理她，倒是郭三元把衣裳扔給她。郎三巧慢慢把褲子穿上，突然村外槍響了，郎三巧叫了聲娘，提着褲子往炕下一撲就扎到康米貴懷裏去，叫聲：「吓死我了！」康米貴後退一步，打了她一巴掌，郎三巧哭叫起來。郭三元一掙手槍喝道：「你敢再嚷！不綁你，老老實實的蹲在一邊！」

郭三元把吳全堂交給康米貴，便跑到二門。這時張羣正向外喊：「那個？」郭三元在後面命令：「不用問，打！」唧唧兩槍，把進來報信的哨兵打跑了。接着三個人冲到街上去。這時槍聲砲聲已響成了一片，敵人都鑽了堡壘，和周圍的工事，被人民解放軍包圍了。

天亮的時候堡壘拿了下來，百十個敵人當了俘虜。老百姓都出來，送水的，送飯的，拿出各式各樣的東西慰勞軍隊和民兵。民兵的家屬們圍住離家一個多月的親人，問東問西，忘了叫他們進家去。

忽然人們都往十字街跑，原來郭三元拉出吳全堂來。男人們還能壓住火，女人們可就紅了眼，擠上前去撕他、唾他，狠狠的罵他，只聽嚷成了一片：「叫你再踏害人！」「叫你個畜生再橫！」「你再拆房子修砲樓！」「你再收糧！」「你再從箱子裏翻八路！」你擠上來，我擠下去，都恨不得親手撕他兩把。民兵們死命的攔住她們，那裏攔得住，吳全堂吓的頭也不抬，活像個抬出去挨宰的肥豬。

解放軍又往西開去了。村裏立刻組織了担架隊、運輸隊，隨軍上前線去。幾天過後，石家莊解放了。

九 要和反動派鬥到底

石家莊解放後，宋營開了一個公審大會，羣衆控訴了吳全堂勾結日本、國民黨殺人害命，強姦婦女，搶劫財物等等罪狀，最後判處了死刑。

在會上，康米貴向羣衆反省了錯誤，請求羣衆原諒。大夥給了他很多批評，最後郭三元發言說：「春天河清算，康米貴

不算不積極，黑夜白日的領着幹，不然大夥也不叫他當幹部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一當了幹部，就有了壞思想，覺着身也翻了，從此也太平了，該享兩天福啦！不是他有這個壞思想，爲啥郎三巧單去勾引他？等他一上了人家的圈套，就一步比一步緊，進去容易出來難！他還算有點良心，吳全堂來的工夫給我報了個信，要不我們就都燒死了。後來劫糧車，活捉吳全堂算有了功，我看准許他將功折罪，行不行？」

羣衆們喊：「原諒可以，不能叫他當幹部！過一個時候看看再說！」

郭三元說：「好，就這樣辦，我再說兩句，咱們要翻身，可是個長遠事，眼時還不到太平時候，區長不是說過：石家莊拿下來，反動派還不算完，他們更要設法破壞咱們，想享太平福還嫌早。康米貴想享福，不光沒享上，倒叫他受了回活罪，要享長遠福，一定要跟反動派鬥到底！」

大夥都贊成，齊聲喊：「說的對，跟他們鬥到底！」

一九四九年五月於開封。

借 糧

一 地主和長工

華北平漢路邊上有一個地主叫陳百萬，方圓幾十里都知道他是個吝嗇鬼，養個狗都給餓死，人家給他起個外號，叫「餓死狗」；又因為他處處掐算着佔小便宜，人們也叫他「小算盤」。這箇陳百萬賴地租給人家，好地留下自種。僱下一個長工，又管四鄉駛租，又管在家種地，又要趕車，又得做飯，

「一二五」的手幹不了這個差事；只有鄰村張家莊的張拴柱有本事，給他一連扛活三四年。

每年夏天耘苗子的時候，陳家還要覓上幾個短工。過「暑伏」這天，照鄉裏的規矩要給扛活的做豬肉菜，白麵饅。陳百萬捨不得，掐算了掐算有了主意：本來一個長工，四個短活，該做五個人的飯；他吩咐張拴柱只做三個人的。等做活的從地裏回來，都一個個累的滿頭大汗，混身冒火，陳百萬和兒子禿蛋一人抱着兩個頭號大西瓜從後院出來，把瓜放在短工跟前。陳百萬笑嘻嘻的說：「夥計們辛苦了，先嚐嚐西瓜，去去心火。」做活的們一見涼東西，什麼也顧不上了，一個人打開一個，抱着就吃起來，又甜又涼，登時吃了個一乾二淨。東家馬上吩咐張拴柱端飯，四個短工吃了個水飽，豬肉白饅吃不下去了，連張拴柱五個人，剛剛吃了三個人的飯。後晌到地裏幹活，日頭沒偏西，每人撒了兩泡尿，肚子裏就咕嚕咕嚕的響起來。

張拴柱氣不過，便和一個叫李明生的短工商量好主意。第二天張拴柱故意把晌午飯做少了，吃飯的工夫，李明生冲大夥一擠眼，拚命的吃，一會把飯吃「崩」了，只好再做一點。張拴柱去做飯，李明生就領着大夥在院裏練「把式」，又舉石礮子，又搬石硫軸，登時把剛吃的東西折騰下去了。等再做熟了飯，大夥上前一搶，又吃了個一乾二淨。一連做了三次，把陳百萬吃的眼紅了。

二 羣衆商議借糧

八路軍打平漢線，陳百萬這一帶解放了。陳百萬趁國民黨軍隊逃跑的亂勁，把糧食細軟往親戚家拉了兩大車。偏偏八路軍來的快，多半糧食沒拉走。他另想了個主意：因為國民黨臨走在他家住了一夜，便藉故宣揚：「叫國民黨搶了個光。」從此穿上了短衣裳，裝窮人。

春耕的功夫，因為這一帶叫國民黨還鄉團踏害的實在苦，家家缺吃，少種籽，眼看春天下不了種，往後更沒有指望。區裏老王三番五次的下來給大夥開會，發動羣衆向地主借糧。去年剛解放不久，村裏辦合理負擔的時候，潦潦草草的成立了個農會，主任就是給陳百萬常打短的李明生。入會的人不多，勁不大，經區裏老王幾次的領導，李明生打了打主意，便去找張拴柱：「拴柱哥，跟你打聽個事，村裏要向大戶借糧，開會你不是也到場了？你們東家是村裏的首戶，他要借開了頭，別人就好辦。我問你：他家裏糧食還有多少？不是說叫國民黨搶了？」張拴柱兩眼一瞪說道：「你真信他胡謔？」李明生立刻明白了，眉開眼笑的說：「我就覺着這事不牢實，搶走點細軟東西，也搶不走他多少車糧食。」張拴柱說：「家裏有滿滿的一大囤，管保五車拉不完，就在後院西倉房裏頭，他還瞞的過去？」李明生說：「難爲他裝的像，年上出合理負擔，不是賣

了騾子現糶的糧食繳的——拴柱哥，跟「餓死狗」鬥，你可得幫着我們幹呀！」張拴柱上前一拍李明生的肩膀說：「用你說？早先咱們沒法子；從打八路軍來了，常開個會，咱心眼裏就豁亮了。有啥事我能辦就辦。」

李明生打聽明白，便回去串通農會裏的人，又經過區裏老王幾次開會，借糧的空氣就濃起來了。大夥便湊起來開會。人來的不少，不過有不少人信心不大，抱着這種心思：借不到手算沒借；能借到手頂好。等商量和陳家借多少斤的時候，人們都不張嘴，李明生說：「至少兩千斤。」就有人一裂嘴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殺了他，他也拿不出來！」人們只在私下裏咯吵，沒人正式提意見，半天才有人使勁往多裏說了個「一千五！」有人還不同意：「得估量着他能拿出來，光要的口氣大，他沒有那麼大力氣不是白鬧？」後來又減下了五百，只剩一千，人們算同意了：「一千不少了，不光他一家，咱要這個價，看他還個啥價！」

三 陳百萬使手段

村裏連開了幾次借糧會。借糧的頭一天有狗腿子給陳百萬報了信，陳百萬好着急，左思右想想出一個主意，便和兒子禿蛋商量。禿蛋這小子沒用過腦筋，因為陳百萬太能，什麼事也是親自辦，禿蛋長到三十歲沒叫他辦過一樁事；光叫他在家裏

吃飽了仰着腳睡覺，因此吃的肥頭大耳，腦門心上出油，大號本叫陳繼祖，外人却稱他禿蛋。

禿蛋說：「不了拉到我姑家去？」陳百萬悵悵腦袋說：「足有五大車，那裏拉的出去？你當是個小物件。掖在腰裏就能帶走？」禿蛋傻楞楞的問道：「那你說咋辦？」陳百萬便說出自己的主意：「今天村裏跟咱借糧，要死口說沒有，衆人一定不信，不如把糧食搬個地方，就請他們到家裏來看看，找不着糧食，不由他們不信？咱北房西頭不是有個夾壁牆，外人不知道，連夜搗弄進去，人不知鬼不曉。」

禿蛋說：「好倒是好，就是咱倆個扛不動那幾千斤糧食。」陳百萬笑道：「我都想好主意了，叫拴柱幫個手。」禿蛋雖然缺個心眼，也覺着不妥當：「叫他那行？這些日子他常偷着去開會。他不告訴人？」陳百萬見兒子有個心眼，心裏暗自喜歡，便教導他說：「你爹既是要用他，就有法泡製他：今個黑夜叫他累一宿，一早上天不明你就叫醒他，說你娘夜裏得了心疼急病，非上你姑家村裏接張醫生不行。你幫着他套上車，立時就走。到了你姑家，暗中告訴你姑，就說張醫生出門治病，再趕車往外村去接，跑上個一兩天再回來，家裏的事我就對付過去了。」

禿蛋又問：「等他回來，跟別人說了不也是個麻煩？」陳百萬滿有主意的教導兒子說：「你辦事沒經驗，常說打鐵趁熱，明天借糧正是個熱勁上。領頭鬧的沒幾個，衆人多是隨大

溜，等見不到糧食也就死了心。聽說區裏姓王的有緊事今個回去了，等人們勁涼了，咱再把李明生叫來，私下借給他一二百斤糧，窮小子見了東西還不是心裏開了花？他領着大夥鬧騰半天還不是爲這個？也不一定輪上他一家多少糧？再不然白送給他，保管他不再吭聲了——村裏人一老實了，張拴柱一個外村人，他能咋辦？再不然打發他回家，咱僵不起人了。」

爺倆個議論一定，天黑了便請張拴柱到正房來。少東家忙給看座，老東家親自倒茶。拉了陣子感情，慢慢扯到正題。陳百萬一邊給倒茶，一邊說：「夥計，今個黑夜咱們得受點累——西倉房的那點糧食得搬動搬動。」

張拴柱和李明生在暗中又碰過頭，知道明天借糧，心裏明白，却裝糊塗的問：「往那裏搬動？我去套車？」陳百萬緊說：「用不着，不出院，就往夾壁牆裏搬搬，鬧日本那年，你不是往裏抬過箱子？」陳百萬臉上苦笑一下，裝得難以啓齒的說：「說起來叫你笑話，內東家的脾氣你知道：她不是整天價燒香撥火，說神道鬼的？今個早起硬說什麼仙給她托了夢：說咱西倉房明天早起有天火之災，咱們爺兒誰信這些邪門外道的事，跟她吵了一天嘴，她爲這個夢，飯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他又有個心氣病，我怕她急犯了，傍黑子又要尋死上吊。沒法子，今個黑夜咱們受點累，要不然這一宿她非出事不行。」

張拴柱聽了心裏好笑，心想：「你搬就搬，說啥神呀鬼的！有你後悔的工夫，等衆人打開你的夾壁牆，叫你的細軟東

西也露了白。」心裏這樣想，嘴裏仍然裝糊塗說：「受累是小事，內東家既是不放心，搬動搬動也好。不能光信，也不能不信。」陳百萬高興的說：「就是，萬一有個啥差錯，落個空後悔。」

天已不早，三個人立刻動手幹，老東家掙口袋，少東家裝，張拴柱扛。幹一會，歇一會。等搗弄完了，雞已經叫三四遍了。

四 驗 糧

第二天，李明生把陳百萬請到村公所，借糧的人站了一院子，李明生把區裏老王講的借糧渡荒的道理對他講了一遍，陳百萬聽了滿臉帶笑的說：「明生講的滿是理，這年頭本是大夥互相幫補的事，上級說前方打勝仗，後方多生產，餓着肚子咋生產！這些粗淺道理，我能解的開。我有吃的不能叫鄉親們餓着，甭說是借，我要有，周濟了衆位鄉親也是應該的。」說了不住沖大夥點頭哈腰。

李明生說：「財主，你心眼裏明白更好了，咱村吃租子的大戶，你是頭一家，你給開個頭，別的幾家都好辦。衆人算了算你收的租，打的糧，除了你一年的花消吃用，你至少剩下五六千斤糧食，多也不沖你借，一個整數——一千斤。」

陳百萬裝做大吃一驚，兩手摸起腦袋，連聲叫苦：「衆位

鄉親在上，我當衆起個誓：家裏有幾百斤糧食不假；怎會有幾千斤？真說的沒個譜了！國民黨搶的我光上光，年上合理負擔不還是賣騾子錢頂的，鄉親們非叫我出這麼多，我再賣個牲口，糧食可真沒有！」

李明生說：「衆人是跟你借糧，有借有還；不是叫你拿捐。爽利把話說開：你的糧食在西倉房裏，四張蓆的一個大囤，兩張蓆高，你說有多少斤？」

信心不高的人，剛聽了陳百萬的話，本已洩了氣；又聽李明生說的這樣清楚，再加上幾個積極份子一鼓動，人們又有了希望。有人喊：「陳財主，你別光嘴裏甜！」人羣裏有人小聲說：「狗叫你餓死，人不能叫你餓死！」

陳百萬便接口說：「光憑我嘴說不算，李明生既是說我西倉房裏有糧，叫大夥去驗驗。要真有糧，甭說幾千斤，有幾百斤也算我不够鄉親！」

積極份子齊聲喊：「對，驗驗去！」李明生想：張拴柱說的確實，陳百萬不過是裝不怕；真叫大夥去一下，兜出他的老底來，也叫羣衆認識地主的狡詐，便決定去驗糧。

陳百萬走在前頭，李明生領着衆人跟在後面，一直走進陳家宅子，穿堂過戶，來到後院。衆人站在院裏，專等個水落石出。陳百萬毫不驚慌，親自把西倉房門上的鎖打開。李明生推門一看，驚的伸出舌頭，半天抽不回去，只聞到一股陳米味冲鼻子撲來，屋裏却空空如也，一顆糧食也不見！

五 張拴柱用計

話分兩頭，且說張拴柱累了一夜，剛睡下工夫不大，禿蛋就推醒他：「快醒，套車接先生，我娘心疼病犯了。」張拴柱趕緊起來，禿蛋立催着套上車。張拴柱心裏惦記着給李明生送個信，禿蛋却左右不離他。張拴柱明白是東家的手段，一想正路過他村張家莊，不由想起一個主意，暗自說：「好，看誰比誰能！」便趕車上了道。

禿蛋坐在車裏打盹，張拴柱挎着車轆坐定。一出村，趕了個楞快，一氣出來了五里地。這功夫天亮了，對面來了個騎車子的，牲口胆小，見什麼也怕。張拴柱故意驚牠，在牲口屁股上用鞭桿使勁一戳，牲口趁勢驚了起來，撒開了腿奔跑，車像飛起來一樣。

車一驚，禿蛋吓醒了，害怕的喊：「夥計，夥計，咋辦？」張拴柱吓唬他說：「前面下坡，車許翻了！」禿蛋吓沒了魂，連喊：「這咋辦？」張拴柱偷着用腳踢牲口屁股，車越來越快，他回頭說：「少東家，牲口可驚的邪，不是家裏真遭了天火，我看不吉利！一巧得翻車。」禿蛋兩手緊扶着車廂，出了一臉黃豆粒大的涼汗珠子，說不出話來。張拴柱回頭喊：「少東家，趁早跳下去吧，這一段是沙土地，摔不着！前面可要下坡了。」禿蛋狠了狠心，一合眼，從車廂上滾了下去，摔到土

窩裏，碰的滿眼金星，鼻子冒血。

張拴柱把車一直趕到張家莊，到了村口，一勒疆繩，馬跑慢了。他急忙趕到自己家門口，拉出他十三歲的小姪子虎兒，問道：「你不是認識陳村的李明生？你快趕去告他個信。」便對他把話一五一十的講明白，打發他去了；然後叫嫂子燒點水，等摔壞了的禿蛋趕來。

六 陳百萬露底

再說李明生領大夥驗糧撲了個空，找張拴柱也不見，心想糧食一定是搬了家。他和幾個積極份子一商量，都覺得既是來了就得找出糧食來；不然衆人借糧的勁一涼，陳百萬更有了騙人的本錢。

這時候有人已經洩了氣，悄悄的溜出陳家的大梢門回家去了。陳百萬得意的在院裏走來走去，瞅空子就說句俏皮話：「怎麼，明生，晌午在這裏吃飯吧！」

李明生也不理他，帶着人們在各處尋摸，正尋摸到前院，大門口進來了個十幾歲的孩子，走到跟前喊他一聲，李明生認出是張拴柱的姪子虎兒，一見他心裏一豁亮，就想到他來的有原因。虎兒見了他好高興，兩人到牆圪拉裏喊喳了一陣子。李明生歡喜的一蹦老高，把虎兒攔腰抱起來，顛了顛才放下他，又飛一樣的跑回後院，喊大夥過來。他高興的舌頭不會打彎，

巴結的說：「有糧食，有，有，你們等下！」

他到陳百萬跟前說：「財主，你說不說實話？糧食在啥地方？」陳百萬安然的反問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？不是說有好幾千斤？」李明生冲他鼻尖一指，說：「財主，你別逞能了，我找着了。」回頭對衆人說：「你們跟我到北屋去，摘了他西牆上的畫，畫後頭有一個龕龕，把龕後邊的坯通開，裏面是夾壁牆，好東西都在裏邊呢！」

陳百萬早吓的魂不附體，臉由黃變白，兩腿一軟，坐在地上了。

衆人不由分說，一擁進了北屋，不一會夾牆壁打開了。李明生點了一盞燈，往裏頭一照，滿是糧食，一頭還有不少箱子，回頭對大夥說：「嘿！糧食滿滿的！大夥都看看，咱們不要動他的，糧食有多有少是他的，叫他自個說借一千斤不多？」大夥都擠上前，一個一個的往裏看，都吃驚他還存着這樣多糧食，人都說：「財主心多狠，糧食放爛了，也不願借給咱們，怪不的叫「餓死狗」！」

陳百萬再沒話說，服服貼貼的借了糧。

羣衆經一事，長一智，對地主的奸詐看透了，對李明生領導的農會也有了信仰。借糧以後，不少人要求入會，農會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於開封。

家和日子旺

一 一頭牛四條腿

一九四三年邊區正鬧春荒的工夫，老壽星家裏缺吃少穿，打不起租子，惹的一家子「鬧家務」，吵着分家。大拴媳婦和二鍊媳婦挺合不來，非分不行；三鎖倆口子不願意。老壽星老夫妻倆起初拿不定主意，後來實在撐不過兩個大的媳婦，也就贊成了。地畝本來不多，都是租的人家財主的，分成四股種，

租子也批開，哥三個一人一股，老倆口留一股，房子分了也還是住一個院。這都容易，只留下一頭牛不好分。

大拴媳婦是莊戶主的閨女，十五歲上過了門，到如今快二十年了，家裏的事情差不多都經歷過。苦也挨了，罪也受了，直等到八路軍來減租以後，才有了吃的。這幾年抗戰，又受了不少敵災。減過租，不澈底；前幾年還好，這二年趕上鬧災荒，日子又壞了。她是挨餓挨傷了的人，打定主意分開自個好好的過。一說分牛，她忙對丈夫說：

「牛可得分給咱家。二兄弟參了軍，她二孀是抗屬，有村裏代耕，牛，用不着；三兄弟倆口子都是幹部，日子過不過，人家不放到眼裏。你跟着老人受了半輩子罪，眼看孩子們也大了，一大家子人，要是耕不上，耩不上的，怎麼行？」

大拴是個老實莊稼漢，七八歲上就跟着爹下地。爹受的苦，他都嚐過，八路軍下來那時候，他不過才二十六七歲，就折磨的像個小老頭了。二五減租和地主鬥爭，他還不如爹勁頭大，二鍊差上幾歲就不同了，村裏一有工作，就參加了青救會，青抗先。一九四一年春天響應參軍號召，帶頭報了名，加入了八路軍。三鍊更年輕了，正受苦的年月，還不知道事；長大了，世道就改了；先入兒童團，後入青救會，現時在游擊組裏担任工作，處處打先鋒，當模範；去年「自由」和婦救會委員貞貞結了婚，到如今還算是村裏的新鮮事。

大拴知道過日子，不用他媳婦說，心裏光想分下那頭牛。

多少年，牛就是他一個人餵，也摸熟了牛的脾氣；不用說牛也懂得大拴的脾氣，願跟他耕地。不過大拴是個少言寡語的人，張不開嘴跟人爭。大拴媳婦知道男人沒出息，半天擠不出個屁來，就自己去講了：

「牛怎麼分，咱們說說吧，我情願少種一畝二畝的，給我留下牛。」

接着又說她的道理。老壽星還沒搭腔，二鍊媳婦就插了嘴：「大嫂主意真高！村裏代耕？可真說的好！光等人家優待，早連人餓乾凜啦！」

大拴媳婦就是瞧不起二鍊媳婦，嫌她是個買賣人家的閨女。其實她爹不過是個小商戶；可是按大拴媳婦來看，她就是從小嬌生慣養大的，手不能推碾子做飯，肩不會挑水担担；到婆家來的日子又淺，又沒功勞，又沒苦勞；男人一參軍，更不知道自個吃幾碗乾飯了，家裏的輕活也罷，重活也罷，她算是手不伸，腿不動；娘家有兩錢，新衣裳身上穿一套，箱裏放一套。像她這樣的人，還有臉爭東西？大拴媳婦想到這裏，怎麼不生氣！臉一陣紅，一陣白，眼角裏濕打打的，搶白了一句：「聽你二嬸這一說，牛該給你留下唄！我看開春還自個下地呢！真模範！」

二鍊媳婦那肯叫人白敲打，尖聲怪氣的吵起來：「模範不模範提不着！分家反正要公平。憑啥留給你一家？活着不好分，宰了分肉！」

大拴心疼牛，聽說宰了分肉，急得要說話，手比畫了兩下，沒說出來。大拴媳婦一時叫人頂住了，臉一蹙，眼睛一瞪，放聲大哭。貞貞是個婦女幹部，見他們吵架，覺着婦女臉上難看，出了個主意：「爲了生產，也別宰牛。依我看，四股合着使吧：一家分一條腿，誰的生產也不就誤。」

衆人聽着這話有理。四家住一個院，牛還在老地方餵着也方便。因此這頭牛就分成了四條腿，一條歸一家。

二 「搶走了，正好！」

家是分了，一年到頭，沒少吵嘴。

大拴倆口子受過苦，知道過日子，在村裏不担任什麼工作，除了出出抗勤，就光是做活。分家以後，幹的更上勁。大孩子也能下地做些輕活；小的放在地頭上，哭不哭不管他。大拴媳婦可有個偏心眼：光盤算着自個過好了，別人沒吃缺饒，受兩天罪。二鍊媳婦偏偏不叫她安生，專爲了牛跟她打鬬扭。

有一天該老大使他那一條腿了，二鍊媳婦不言不語，找抗勤委員派人給她代耕。人派出來了不叫使牛哪行？大拴媳婦當然不依，二鍊媳婦就說：「派人可不是容易的，人家有空沒空的，人也派來了，你擋着不叫代耕。好吧，地種不上了你担承！」

大拴媳婦也不怕，牽着牛就走，二鍊媳婦沒牽過牛，不敢

伸手，滾在地上喊叫，攔住牛的去路。老壽星出來站在台階上，看着說那頭也不合適，皺着眉頭沒法。老娘也沒法跟她們生氣，在炕上一邊搖紡車，一邊數落着，也不出來勸架。

三鎖倆口子在屋裏可就爭論起來：三鎖說：「看你們婦女多落後，一天價吵包子，罵親娘祖奶奶。妳們怎麼領導的？三八節還有臉跟俺們青年們挑戰呢！」貞貞聽了瞪他一眼，嘴一撇，不服氣的說：「婦女們落後，領導好了才光榮。民兵們整齊，都算你的功勞？」三鎖見把貞貞逗氣了，裂着嘴一笑，緊接着又正經的說：「咱們別爭了，外邊打鬧的那麼兇，你還是出去解決解決吧！」

「解決就解決，婦教會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！」

「清官難斷家務事！爹娘都管不了，看你的本事吧！」

貞貞不爭嘴，斜瞟了三鎖一眼，就往外走，意思是說：你等着往下瞧吧。她一出來，很多人就喊：「嘿，婦教會的人來啦，叫人家管管吧。」這樣喊的人，多一半是湊熱鬧，本來妯娌三個，貞貞又是頂小的，她還能擺幹部架子是怎麼的。

貞貞心砰砰的跳，本來這事棘手：妯娌是不同一般羣衆，不管吧，一來和三鎖吹了大話；二來衆人這樣喊着。她定一定神，一看兩個人都叫婦女們拉開了。大嫂傷心的哭，二嫂尖嗓子叫。她心裏打了打主意，問代耕的是誰，人們說：「見打架，早走了！」她就到二嫂面前勸了幾句：「代耕的又走了，還是叫大嫂使牛好。」二嫂媳婦挺聰明，不願得罪三兄弟媳

婦：一來妯娌三個，不能得罪兩個，剩下自個一個孤伶仃；二來貞貞是幹部，以後有事少不了求她解決。她摸摸淚，長嘆一口氣，醒醒鼻涕，答應了，算自己「吃虧讓人」。勸了她，貞貞又去勸大嫂。大拴媳婦和貞貞也有個面子，貞貞沒嫁給三鎖以前，就給她解決過問題。見貞貞來勸，牛又斷給她使，也就算了。衆人沒想到貞貞人小，一下就把事辦好。老太太，叔叔，大娘都稱道；老壽星也高興，就是青年們因爲正和婦女們挑着戰，沒看上貞貞的笑話，不舒坦的散了。三鎖心眼裏歡喜，臉可是繃着，不顯露什麼。

雖說這一回解決了，以後還是短不了拌嘴。老壽星脾氣好，管又管不了，家裏唧唧喳喳一吵，就趕緊到街上躲，聽不見心不煩。雖說心不煩，心裏總是塊病；因此一見熟人就說：「唉！分家分的更不清閒，妯娌倆光是打吵子。倒不如連牛宰了鬆鬆心！」

有時候打鬧的太兇了，老壽星躲也躲不過，管又管不了，就該去婦救會找三兒媳婦去了。

一年沒安生，地也沒種好，秋天鬼子來「掃蕩」，偏偏把牛給搶走了。大拴兩口子心疼的哭；二練媳婦倒趁了心，單冲着老大倆口子說：

「搶走了，正好！」

老壽星老夫妻倆也心疼牛，可是又生牛的氣。「搶走搶走

的吧，省的一年到頭光爲着牠打架——往後誰有本事誰自個買！」

三鎖倆口子心裏却另有主意，男的對女的吹了大話，三天以內從據點裏把牛弄回來，果然，第二天民兵把村裏丟的牛全趕了出來。

「四條腿的牛」又回到老家了。

三 三鎖兩口子挑戰

一九四四年頭開春進行了查租，不澈底的地方都減了租子，接着上級號召大生產，毛主席出的好主意：叫工撥工，不放鬆，開家庭會，做計劃，……區裏召集村幹部開了整兩天的大會。村幹部一回到村，各部門就忙着開會，動員、佈置。人們挺高興，各團體都挑起戰來。

部門挑完戰，三鎖站起來。只見他穿的整整齊齊，腰上繫着寬皮帶，後面繫着個日本手榴彈（反「掃蕩」時候得的）。他一說跟貞貞挑戰，大夥都拍手，青年們打口哨，起哄，不看三鎖，都看貞貞。

三鎖先自我檢討，說先前當幹部不願意生產，覺着有工作就不能生產，生產是家庭觀念，落後。這回開會明白了，那個不對。這回毛主席號召大生產，給咱們發下貸種貸款，這回一定改錯誤，又要工作，又要生產。然後轉到挑戰上來：「貞貞

同志是婦女幹部——」大夥哄的一聲笑了——「別笑行不行！我是民兵隊長，工作都忙。我的條件：頭一條，俺們民兵都參加撥工，戰鬥生產，來個結合；第二條，我把全家男勞動力組織起來，俺二嫂代耕不用外人；第三條，民兵工作比先前還得活躍……」

不等大夥鼓完掌，貞貞等不及了，就起來應戰，她早有準備，兩隻大眼冲着人們笑，頭上雪白的羊肚子手巾，襯的臉又白又俊。和三鎖一比，真是一對好夫妻。她也把條件一條一條的講出來，半點也不讓三鎖。不過她說保證妯娌三個下地生產撥工，這一條人們都說完成不了。頭一點：二鍊媳婦就難說下地；再一說大拴媳婦和二鍊媳婦死不對眼，看怎麼撥工？

倆口子挑戰起的作用很大。會後小學裏女教員編了幾句，寫上了黑板報，小學生們到處背誦：

「自由的夫妻樣樣鮮，
生產會上來挑戰，
如今世道大改變，
女人賽過男子漢！
在家裏——養鷄、喂豬、織布又紡線，
到地裏——耕、耙、鋤、耨全都幹！
貞貞要跟三鎖比，
頭平頭來肩併肩！」

傳到青年們耳朵裏去，大家不服，都說女教員偏向貞貞。
另編了一段，寫在後面：

「三鎮模範幹部好青年，
條件完成不費難；
再看他媳婦，
條件——哼——太主觀，
到時候完成不了，
唉！倒是不如男子漢！」

貞貞聽了又生氣，又着急，暗暗心裏打主意，一定完成條件，叫別人看看。

四 貞貞碰釘子

生產大會以後，驚蟄就到了。今年大夥撥工，動手早。別人不提，單說貞貞按挑戰條件組織了三個婦女撥工組，青年婦女居多數。她們妯娌算一個組。組織的時候，大拴媳婦不懂什麼撥工不撥工，思摸着白就誤工夫——提起就誤工夫，就想起那頭四條腿的牛，去年爲拌嘴吵架，也沒有使够自個那一條腿，對牛也不像先前那樣疼愛了。大拴還是照樣黑更半夜的去

餵牛。她覺着受委屈，粗聲怪氣的罵丈夫：「餵吧，餵到幾時也不光你那一條腿長肉；就是餓死你，你那一條腿也餓不乾凅！」故意叫二鍊媳婦聽見——可是貞貞提出妯娌三個撥工，她倒爽快的答應了。一方面不願顯得自己落後；再說倒想看看二鍊媳婦怎麼下地，看她那手又白又軟，腳又瘦又小，臉皮嫩的見不得日頭，穿身新衣裳，不敢坐泥土地，看她哪能下地呢？貞貞再去找二鍊媳婦，却不料她早看出大拴媳婦的主意，不肯示弱，也滿口答應了。

貞貞滿高興，告訴三鎖說：「俺們組織好了，都是自願的，沒一點強迫命令。」三鎖搖晃腦袋說：「先別忙吹大話，不實打實的幹兩天不算。」

實幹就實幹，貞貞一賭氣，不再答理他，自己計劃去了。這兩天男人們正修渠壘壩，婦女們可以往村邊近地裏送糞，貞貞佈置了下去，各組開了會。她們妯娌三個也說好了，先給二鍊媳婦做活。

貞貞不放心，一早挨家串着檢查了一遍。吃了早飯囑咐大嫂二嫂收拾收拾筐頭担杖，她再去那兩個組看一下，回來就幹活。沒想到一檢查兩個組都有問題：大珍那一組四個人，除了大珍，三個新媳婦，害臊不敢挑担子，街上沒男人還好，有了男人就扭着臉去偷着笑；又怕來個青年挖苦上兩句。不遠張桂英的小組也差不多。貞貞沒法，挑了一担給她們帶頭，才幹起來，這一下就誤的工夫可不小。

等她回來一看，大嫂二嫂都找不見了，只見後街裏張柱子給二鍊媳婦搗糞。貞貞好着急，便問道：「你這是幹啥？她們呢？」張柱子一撇嘴答道：「代耕呀！你們三鎖吹的響，代耕不用外人！」

貞貞頭上像響了個青天霹靂。一二鍊媳婦什麼時候又叫了代耕的來了呢？可見她沒打主意下地。貞貞找她們找不見，有人說大拴媳婦領着孩子去壘地階子去了。眼看着工撥不成了，氣得貞貞直想哭。

青年們知道了，黑板報上又寫了一段：

「說主觀，就主觀，
姑嫂們撥工就不沾，
大媳婦找不見，
二媳婦不露面，
急的三媳婦白瞪眼！」

村長見了立刻擦了去，給青年們提了意見。可是孩子們都在街上唸起來，弄得貞貞連街都不敢去了。

五 三鎖成了功

貞貞碰了釘子；三鎖却成了功。

本來老壽星大拴都願意爺三個在一塊幹活。老壽星歡喜三小子，又知道他挑了戰，一說撥工，沒有不答應的。大拴爲牛可麻煩透了，去年爲着使牛，你使多了，我使少了，七嘴八舌，沒事也得吵吵半天。在一塊幹活多省心。

爺三個一商量，牽着「四條腿的牛」就給二鍊媳婦去耕地。老壽星老了，給趕牛，兩個年輕的倒換着扶犁把。地邊地緣，耕不着，老頭用鋤頭刨。爺三個幹的挺上勁，比平常出的活多，又不覺累，不知不覺就到晌午了。

一到晌午都覺餓了，家裏沒人送飯來。不用說：大拴媳婦見給二鍊媳婦耕地，管不着送飯；二鍊媳婦心裏那惦記着這個？貞貞跟別家婦女去撥工，更不能來。老壽星怕孩子們洩了勁，說自己回去看看，三鎖就爭着回去，剛抽腿要走，老娘老遠的送飯來了。她一放下飯籃子就說：「看看誰惦記着你們，指望她們，哼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了。」

三鎖生怕大拴不樂意，散了伙，忙說道：「不算啥，優待抗屬，還能叫抗屬優待？滿打滿算才幾畝地？叫外人代耕多難看！」老娘嘴一撅，對他說道：「你看你這個說話的？誰說不優待啦？不優待我管給你們送飯？說她兩句還不許呀！」三鎖嘻嘻的一笑說道：「許你老人家說，罵兩句也應該。沒有娘惦記着，俺們爺三不餓乾癟了！」

趁大夥痛快，三鎖又接到正經事上：「二嫂說起來是該罵，大哥是大伯子不好說啥，我當小叔子的可得說說。那天工

沒撥成不用說；二嫂一聲不吭的要了個代耕的搗糞，這一傢伙我在大會上白謗了口，叫爹跟大哥你們倆說說，咱們不能說了話算放屁，我看咱們還張柱子一個工，不用他代耕。」

老壽星大拴都贊成；老娘心裏有意見，也沒說什麼。三鎖的計劃成了功。

只有一件美中不足，吃晚飯的時候，大拴挨了媳婦一頓罵。只聽見他媳婦把飯盤「庫咚」一放，就提着嗓子喊道：「吃不飽？你比別人多長着一個嘴？誰有多少糧食白養活着你？家裏的正經活不幹！覺着你二兄弟參加了！可體面死了！往後你就天天躺在被窩裏，我給你一天送三頓飯吧！」

大拴聽她指桑罵槐，覺着臉上不好看，把媳婦一下推倒在炕頭上，惹的她又哭又鬧，大孩子跟着哭，小孩子跟着嚎，吵的別人都不得安生。

事情過去也就完了，爺三個還是在一塊幹的挺高興。

六 貞貞使巧計

貞貞是個要强的人。就是沒有青年們黑板報上的話，也不能碰了釘子就算沒事了。自從撥工失敗以後，見了三鎖就有點不得勁，三鎖偏問長問短：「婦女撥工組怎麼樣啦？黑板報又出上了一段！」不提黑板報倒好，一提黑板報，貞貞「噏」的紅了臉，不知道又出了什麼話，又不敢往下問，只回答一聲：

「先別忙，往後看吧！」

可是怎麼辦呢？真愁死人！婦救會委員，連自個家裏的人都沒法，又當着衆人挑了戰，青年們說自個這條件「太主觀」……真愁的夜裏睡不好覺。

她先探大拴媳婦的口氣，人家回答說：「在她唄！她幹我就幹——可是你三孀子，要是我眼不瞎，說下這句話先放着：除了二兄弟能管她，別人請下天神來也沒用。」貞貞看出大嫂專拿二鍊媳婦做擋箭牌，不把二鍊媳婦動員好，別的全不行。她費了一會心思，想起了一個主意，就找婦救會主任商量去了。

晚上回到家，全家人都在，她對三鎖說：「村長說有咱們的一封信，你快去取吧！」三鎖一聽興興頭頭的跑去拿信，不一會回來了。老倆口子一聽說有信，想必是二小子寫來的，二鍊媳婦也猜透不是別人的，大伙都湊過來。

全家認字的就是三鎖和貞貞。拆開信，兩個人你推我讓，別人直着急。老壽星就問：「先看看是二鍊的唄！」三鎖一翻說：「是。」就由他唸了：一開頭是問爹娘好，又問全家好，接着報平安，說進步。老壽星聽一句，讀一句，貞貞就拿眼瞟二鍊媳婦。二鍊媳婦呢，樂的合不上嘴——再往下唸，口氣變了，是對他媳婦說的：

「……我現在認字可多了，你在家也學習嗎？今年毛主席號召大生產，我們上山開荒。你當抗屬也別光靠代耕，自個下

地幹活才算光榮，光靠別人吃現成飯，就叫寄生蟲……」

二鍊媳婦聽着聽着低下頭去，老壽星也不言語了，三鎖怕別人不懂，講什麼是「寄生蟲」。貞貞在一邊偷偷的笑，信唸完了，她也沒說什麼。

第二天貞貞又去動員二鍊媳婦，這回成了功。這一來貞貞可樂了，見了三鎖頭抬的高高的。三鎖仔細端詳她一會，悄悄問道：「那封信有鬼吧？」貞貞板着臉說道：「有啥鬼？」三鎖不信，還是一個勁瞅着她！她瞥了一會，噗哧一聲笑了，隨即又正經的說道：「你那麼多心；告你吧！這才是說巧偏巧，我正想要捉個什麼仙法哩！不想正好碰見二哥來了信！我拆開信看了看，就使了個巧計，加了寄生蟲呀甚麼的三兩句話。你說這巧不巧？」三鎖想了想，提醒貞貞道：「收起你的天呀巧的吧！別歡喜早啦！她是要強，答應下地，不一定幹長了。一受累就又打退堂鼓了。」

貞貞幌幌腦袋不聽他的話。

七 二鍊媳婦下地

二鍊媳婦雖說不進步，倒是個要強爭勝的人。跟二鍊感情好。當初二鍊要參軍，她心裏不樂意，知道拖不住，也就沒拖尾巴。臨走還送丈夫一朵大紅花。區縣幹部都說她光榮，自個也覺着真體面。二鍊走了，心裏難受也只是偷着哭，不叫人知

道。這回丈夫來信叫她生產，也因村裏的生產搞的實在紅火，大珍、張桂英的撥工組幹的挺上頂，遊手好閒的人實在見不得人，她自己爲了爭勝，下地的心可就有了。

隣舍們聽說她要下地，都當稀罕事看她，自個呢，雖說當時滿口答應了，睡醒一覺又後悔了，心想這一下地，從此就不能再叫人代耕了；又覺着從小沒拿過杈把掃帚，半路出家，不够寒蠢人？總不容易拉下臉來。心裏左右爲難了會子，打定主意，下地試把試把，受不下去再設法不幹了。

貞貞盤算了一下，不能叫她跟大拴媳婦撥工，她沒下過地，大拴媳婦要是跟別人一樣的拉着她幹，一定受不住。貞貞就跟大珍商量好，給二鍊媳婦翻菜地，叫二鍊媳婦撒糞、打土圪拉，做這些輕活，把身子摔打摔打，等有了本事再跟大拴媳婦撥工。

貞貞和大珍一塊找二鍊媳婦去下地。她心裏只想裝病不去了，可是她又要強爭勝，既是答應了，打退堂算是那一齣？咬咬牙跟她們幹。

貞貞和大珍這些天鍊出來了，肩膀扭的從紅到腫，從腫到平，壓出來了；手呢，先是打水泡，後來磨出繭子來，也就不疼了；腰裏也有了勁，拿起傢伙來，不那樣氣喘了；扛起鋤頭、鐵鍬來挺像回事。二鍊媳婦呢，不知道拿件什麼好，拿起鋤頭來，不敢往肩膀上放；手提着吧，一頭輕一頭重，不知道該抓那頭；放下鋤頭拿鐵鍬，從中間一提，鍬柄挺長，手得平

舉着，胳膊吃不住勁；挾在胳膊窩裏吧，又怕划破了新衣裳。別人站在老遠處裏，想笑不敢出聲，大栓媳婦在一邊直撇嘴、斜眼睛。

好容易到了園子地，四外湊巧沒別人，她才抬起頭來，頭一件事學撒糞。她先看貞貞撒了兩下，也就拿起鍬來學，頭一下揚出去的糞撒不開，大塊的落下去。又看看貞貞的撒法，第二鍬使勁一甩，糞太少了，揚了個滿天星，鞋襪褲子都洒上了。貞貞對大珍使眼色，叫她別支聲裝看不見。二鍊媳婦也就沒洩氣，只躁躁腳還接着幹下去。歇歇幹幹，總算鬧了一前晌。

晌午回到家，她累的腰疼腿酸，兩手發軟，臉上像針扎，脖子上刺癢，喝了三大盃水，嗓子還乾渴的冒火。後晌告了假，躺了半天。

第二天貞貞還是拉着她下地，黑板報上寫了一段鼓勵她的話，貞貞又動員別的婦女找她拉話，來看二鍊的信。這樣長了，二鍊媳婦就真的在地裏幹起來了。

八 結 尾

人的生活改變了，心眼也就跟着變，二鍊媳婦自從下地以後，先覺着受累，中間幾回想不幹了，後來慢慢的慣了，等到種大田的功夫，手脚也摔打出來了。心眼裏也不再作難，對大

拴媳婦也不那樣死眼不對了。

這回貞貞看出到妯娌三個撥工的時候了。正趕上區裏佈置開家庭會，她們倆口子商量家庭會怎麼開，好完成兩個人的挑戰條件。於是倆口子開了一個小會，又互相提了些意見，貞貞提的多，她說：「咱們都是幹部，挑戰是爲了工作呀！你給二嫂代耕，我動員她下地生產，不更好嗎？你們青年們就不對，不是幫助婦女，光打擊！男人撥工也罷，婦女撥工也罷，不都是毛主席的領導，爲大夥過好日子嗎？你先前幫助我的心就不够……」

貞貞不住轉着眼看三鎖，看他接受不接受；見他規規矩矩的聽着不反對，知道沒錯，他完全接受了。

有這兩個幹部，老壽星家的家庭會開的挺好，別人不說，大拴倆口子散了會回到屋裏都滿心高興，大拴說：「這回嘛，四條腿的牛又合成整個的了，今年給老二種的地，比代耕種的着實的多。咱們的地種的也及時！」

大拴媳婦想起什麼似的問丈夫道：「俺們明兒妯娌三個給咱們撥工，你說刨那坡上的地呀？」大拴正給牛篩着草，回頭對她說：

「你們婦女們該當家了，由你做主吧！」

從此，老壽星家變成了一團和氣，雖說分成了四股，過起日子來像一家一樣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於東鹿

轉運翻身 [詩集] 黎之著

家和日子旺 [小說] 俞林著

人民英雄董存瑞 [大鼓] 石化玉等著

第二輯

糧食 [戲劇] 洛汀張凡
朱星南著

英雄的父親 [報告] 西虹著

人民的砲兵 [報告] 周潔夫著

落後的腦袋 [小說] 李爾重著

★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★

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





人民藝術叢刊

★本叢刊各書均經武漢軍管會文教科審定★

第一輯

東方紅	[歌曲]	該社選
鑰匙在誰的手裏？	[戲劇]	余曉等著
九件衣	[平劇]	宋之的等著
歷史的暴風雨	[報告]	劉白羽著
論工人文藝	[論文]	荒煤編
躍進大別山	[報告]	王匡著
農村新文藝運動的開展	[論文]	荒煤編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版

家和日子旺

人民藝術叢刊

著者 俞 林
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
發行者 張 靜 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甯波路六五五號
漢口 交通路
長沙 府正街
昆明 武成路



編號. 442 版稅. 101—15%

滙. 0001—3000

